

靖節先生集

冊三

卷之三

靖節先生集卷之六

安化陶澍集注

記傳述贊

桃花源記

并序李注桃源經曰桃源山在縣南一十里西北乃沅水曲流而南

有障山東帶鈔鑼溪周回三十里有二里所謂桃花源也

晉太元中武陵人捕魚爲業

李注漁人姓黃名道真

緣溪行

忘路之遠近忽逢桃花林夾岸數百步中無雜樹

芳草

一作華

鮮美落英繽紛漁人甚異之復前行欲

窮其林林盡水源便得一山山有小口髣髴若有

光便捨船從口入初極狹纔通人復行數十步豁

然開朗土地平曠屋舍儼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

屬阡陌交通雞犬相聞其中往來種作男女衣著

悉如外人黃髮垂髻並怡然自樂見漁人乃大驚

問所從來具答之便要還家設酒殺雞作食村中
聞有此人咸來問訊自云先世避秦時亂率妻子
邑人來此絕境不復出焉遂與外人間隔問今是
何世乃不知有漢無論魏晉此人一一爲具言所
聞皆歎惋餘人各復延至其家皆出酒食停數日
辭去此中人語云不足爲外人道也旣出得其船
便扶湯本云一作於向路處處誌之及郡下詣太守說如
此李注太守劉歆澍按太守卽遣人隨其往尋向
所誌遂迷不復得路南陽劉子驥高尚士也何注劉麟
之字子驥聞之欣然規作焦本云一作親非往湯本云一往有游焉二字
未果尋病終後遂無問津者

嬴氏亂天紀賢者避其世黃綺之商山伊人亦云
逝往迹浸復湮來逕遂蕪廢相命肆農耕日入從

所憩桑竹垂餘蔭菽稷隨時藝春蠶收長

湯本云一作良

絲秋熟靡王稅荒路曖交通雞犬互鳴吠俎豆猶

古法衣裳無新製童孺縱行歌斑白歡游詣草榮

識節和木衰知風厲雖無紀歷志四時自成歲

李注

唐子西曰唐人有詩云山僧不解數甲子一葉落

知天下秋及觀淵明詩云雖無紀歷志四時自成一歲便覺唐人費力如桃源記言尚不知有漢魏晉可見造語之簡妙蓋晉人工造語而元亮其

尤怡然有餘樂于何勞智慧奇蹤隱五百一朝敞

神界李注桃花源記言太元中事詩云奇蹤隱五

日自始皇三十七年胡亥立三年而燔詩書又明年坑儒生三十七年而燔詩書又明年

甯康二十五年通五百年魏魏八十年明而燔詩書又明年

元十二歲盈數要之六百年趙泉山曰靖節退之雖各

在孝武帝太元十二年丁亥前數年間任安貧武

陵記直據奇蹤隱五百之語輒改爲太康中彼不

驥者正太元時劉子涓薄既異源旋復還幽蔽借問

游方士焉測塵囂外願言躡輕風高舉尋吾契

康駢曰淵明所記桃花源今鼎州桃花觀卽是其處自晉宋來由此上昇者六人山十里間無雜禽惟二鳥往來觀中未嘗有增損每有貴客來鳥輒先鳴庭間人率以爲占淵明言劉子驥聞之欲往不果子驥見晉書隱逸傳卽劉麟之子驥其字也南陽人好遊山澤志存遁逸趙與時曰靖節所記桃花源人謂桃花觀卽是其處不知公蓋寓言也

東坡曰世傳桃源事多過其實考淵明所記止言先世避秦亂來此則漁人所見似是其子孫非秦人不死者也又云殺雞作食豈有仙而殺者乎舊說南陽有菊水水甘而芳居民三十餘

家飲其水皆壽或至百二三十歲蜀青城山老人村有五世孫者道極險遠生不識鹽醃而谿中多枸杞根如龍蛇飲其水故壽近歲道稍通漸能致五味而壽益衰蓋此比也使武陵太守得至焉則已化爲爭奪之場久矣常意天壤間若此者甚衆不獨桃源

胡仔茗溪漁隱叢話曰東坡此論蓋辨證唐人以桃源爲神仙如王摩詰劉夢得韓退之諸桃源行是也惟王介甫桃源行與東坡之論暗合洪邁容齋隨筆曰淵明作桃花源記云云自是之後詩人多賦桃源行不過稱贊仙家之樂唯韓公云神仙有無何渺茫桃源之說誠荒唐世俗那知僞與真至今傳者武陵人亦不及淵明

所以作記之意按宋書本傳云潛自以曾祖晉世宰輔恥復屈身後代自宋高祖王業漸隆不復肯仕所著文章皆題其年月義熙以前則書晉代年號自永初以來唯云甲子而已故五臣注文選用其說又繼之云意者恥事二姓故以異之此說雖經前輩所詆然竊意桃源之事以避秦爲言至云無論魏晉乃寓意於劉裕託之秦借以爲喻耳近時胡宏仁仲詩云靖節先生絕世人奈何考僞不考真先生高步窘末代雅志不肯爲秦民故作斯文寫幽意要似寰海離風塵其說得之矣

吳師道詩話曰愚早歲嘗題桃源圖云古今所傳避秦如茹芝之老採藥之女入海之童往往

不少桃源事未必無特所記漁父迷不復得路者有似異境幻界神仙家之云此韓公所以有是言愚觀翁慨然叔季寤寐羲皇異時所賦路若經商山爲我少躊躇多謝綺與角精爽今何如其於桃源固所樂聞故今詩云黃綺之商山伊人亦云逝願言躡輕風高舉尋吾契於此可以知其心而事之有無奚足論哉頗與前輩之急相發

晉故征西

李何諸本作西征誤

大將軍長史孟府君傳

君諱嘉字萬年江夏鄂人也

毛晉曰晉書作颺曾

祖父宗以孝行稱仕吳司馬

毛晉曰晉書作司馬祖父揖元

康中爲廬陵太守宗葬武昌新陽縣子孫家焉遂

爲縣人也君少失父奉母二弟居娶大司馬長沙

桓公陶侃第十女閨門孝友人無能間鄉閭稱之
沖默有遠量弱冠傳類咸敬之同郡郭遜以清操
知名時在君右常歎君溫雅平曠自以爲不及遜
從弟立亦有才志與君同時齊譽每推服焉由是
名冠州里聲流京邑太尉潁川庾亮以帝舅民望
受分陝之重

何注袁煥與曹植書君公與周公受分陝之任也

鎮武昌并

領江州辟君部廬陵從事下郡還亮引見問風俗

得失對曰嘉不知還傳當問從吏亮以麈尾掩口

而笑諸從事既去喚弟翼語之曰孟嘉故是盛德

人也君既辭出外自除吏名

李本何本脫名字非

便步歸家

母在堂兄弟共相歡樂怡怡如也旬有餘日更版

爲勸學從事時亮崇修學校高選儒官以君望實

故應尚德之舉太傅河南褚褒簡穆有器識時爲

豫章太守出朝宗亮正旦大會州府人士率多時
彥君在坐次甚遠褒問亮江州有孟嘉其人何在
亮云在坐卿但自覓褒歷觀遂指君謂亮曰將無
是耶亮欣然而笑喜褒之得君奇君爲褒之所得
乃益器焉舉秀才又爲安西將軍庾翼府功曹再
爲江州別駕巴邱令征西大將軍譙國桓溫參軍
君色和而正溫甚重之九月九日溫遊龍山參佐
何本云一作寮伍畢集四弟二甥咸在坐時佐吏並著戎
服有風何本云一本下有至字吹君帽墮落溫目左右及賓
客勿言以觀其舉止君初不自覺良久如廁溫命
取以還之廷尉太原孫盛爲諮議參軍時在坐溫
命紙筆令嘲之文成示溫溫以著坐處君歸見嘲
笑而請筆作答了不容思文辭超卓四坐歎之何注

其文不傳東坡嘗爲補亡盛朝嘉云征西天府重
九令節駕言龍山宴凱羣哲壺歌雅奏緩帶輕袷
胡爲中觴一笑粲發亂枌競秀榆柳獨脫驥驥交
驚鴛寒先驅楚狂醉亂墮帽莫覺戎服囚首枯顙
苗髮惟明將軍度量宏達容此下士顛倒冠襪宰
夫揚鱗兕觥舉罰請歌相鼠以侑此爵嘉解嘲云
吾聞君子踞常履素晦明風雨不改其度平生邱
壑散髮箕踞墮車天全顛沛何懼腰適忘帶足適
忘屨不知有帽復奚數流水莫繫浮雲暫寓飄
然隨風非去非取我冠明月佩服寶璐不纓而結
不簪而附歌詩甯釋請歌明月相鼠罰此陋人俾出童
殺二篇辭致超卓古今龍山當日之會若有東坡
此文四坐之英奉使京師除尙書刪定郎不拜孝
真可以絕倒矣

宗穆皇帝聞其名賜見東堂君辭以腳疾不任拜
起詔使人扶入君嘗爲刺史謝永別駕永會稽人
喪亡君求赴義路由永興高陽許詢有雋才辭榮
不仕每縱心獨往客居縣界嘗乘船近行適逢君
過歎曰都邑美士吾盡識之獨不識此人唯聞中
州有孟嘉者將非是乎然亦何由來此使問君之

從者君謂其使曰本心相過今先赴義尋還就君

及歸遂止信宿雅相知得有若舊交還至轉從事

中郎俄遷長史在朝隤然仗正順而已門無雜賓

嘗會神情獨得便超然命駕逕之龍山顧景酣宴

造夕乃歸溫從容謂君曰人不可無勢我乃能駕

御卿何注東坡曰晉士多浮虛而無實用然其間

嘉人不可無勢我乃能駕御卿溫平一生輕股浩豈

嘉也後以疾終於家年五十一始自總髮至於知

命行不苟合言無夸矜未嘗有喜愠之容好酣飲

逾多不亂至於任懷得意融然遠寄傍若無人溫

嘗問君酒有何好而卿嗜之君笑而答之明公但

不得酒中趣爾又問聽妓絲不如竹竹不如肉答

曰漸近自然晉書作漸近使之然東坡曰淵明孟

竹竹不如肉何也曰漸近自然今晉書乃云漸近

使之然則是閭里少年鄙語雖至細事然足以見

許敬宗中散大夫桂陽羅含賦之曰孟生善酣不

愆其意光祿大夫南陽劉耽昔與君同在溫府淵

明從父太常夔澍按魏書司馬氏傳曰陶夔潯陽

書陶夔迎德宗達於板橋又太平御覽引俗說曰

陶夔爲王孝伯參軍當卽此陶夔先生歸去來辭

序家叔以余貧苦亦疑謂夔嘗問耽君若在當已

也惟尚書太常官階爲異作公不答曰此本是三司人爲時所重如此淵明

先親君之第四女也凱風寒泉之思實鍾厥心謹

按採行事撰爲此傳懼或乖謬有虧大雅君子之

德所以戰戰兢兢若履深薄云爾贊曰

孔子稱進德修業以及時也君清蹈衡門則令聞
孔昭振纓公朝則德音允集道悠運促不終遠業
惜哉仁者必壽豈斯言之謬乎

容齋隨筆曰自古姦雄得志包藏禍心窺竊神器其勢必嫉士大夫之勝己者故常持甯我負人無人負我之說若蔡伯喈之值董卓孔文舉禰正平楊德祖之值曹操嵇叔夜阮嗣宗之值司馬師昭溫太真之值王處仲謝安石孟嘉之值王溫皆可謂不幸矣伯喈僅僅脫卓手終以之隕命正平轉死於黃祖文舉覆宗德祖被戮叔夜罹東市之害嗣宗沈湎佯狂至爲勸進表以逃大咎太真以智挫錢鳳而免其危若蹈虎尾惟謝公以高名達識表裏至誠故溫敬之重之不敢萌相窺之意然尙有爲性命忍須臾及晉祚存亡在此一行之虞孟嘉爲人夷曠沖默名冠州里稱盛德人仕於溫府歷征西參軍從

事中郎長史在朝隤然仗正必不效郗超輩輕
與溫合然自度終不得善其去故放志酒中如
龍山落帽豈真不自覺哉溫至云人不可無勢
我乃能駕馭卿老賊於是見其肺肝矣嘉雖得
全於酒幸以考終然才享年五十一蓋酒爲之
累也陶淵明實其外孫傷其道悠運促悲夫

五柳先生傳

先生不知何許人也亦不詳其

何本云無其字

一姓字宅

邊有五柳樹因以爲號焉閒靖少言不慕榮利好
讀書不求甚解每有會意便欣然忘食性嗜酒家
貧不能常得親舊知其如此或置酒而招之造飲
輒盡期在必醉旣醉而退曾不吝情去留環堵蕭
然不蔽風日短褐穿結簞瓢屢空晏如也常著文

章自娛頗示己志忘懷得失以此自終贊曰

黔婁有言不戚戚於貧賤不汲汲於富貴其言茲

若人之儔乎

今一本作味其言一本作極其言
今从李公煥本毛晉本作其言

賦詩以樂其志無懷氏之民歟葛天氏之民歟

藝苑雌黃曰士人言縣令事多用彭澤五柳雖

白樂天六帖亦然以余考之陶淵明潯陽柴桑

人也宅邊有五柳因以爲號後爲彭澤令去家

百里則彭澤未嘗有五柳也予初論此人或不

然其說比觀南部新書云晉書淵明本傳潛少

懷高尚博學善屬文嘗作五柳先生傳以自况

先生不知何許人不詳姓字宅邊有五柳樹因

以爲號焉則非彭澤令時所栽人多於縣令事

使五柳誤也豈所謂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者歟